

奋进之路·一线官兵的强军足迹

路在脚下，更在心中

■本报记者 杨悦

“把海洋化作高山，贝类化作石头。”横断山，被称为“地球裂缝”。

6000多万年前，横断山脉在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角力之下收束折叠，于青藏高原东南形成山川并列、南北走向的褶皱带。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等江水在山脉的缝隙间跳跃着向南涌流，将千峰万仞的雪山绝壁切割开来。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五连德钦哨所，

就坐落于这一片雄奇的山系之中。

奔腾的澜沧江水被两座高耸的雪山夹在当中，一边是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，另一边是海拔5460米的白马雪山扎拉雀尼峰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探险者为征服而勇于攀登，巡线兵则为守护而不断跋涉。

以德钦哨所为原点，一条条通信线路跨过山川河流向远处延伸。哨所官兵

就循着缆线的轨迹，踏过人迹罕至、草木荒芜的土地，在幽静的山河间留下一串串坚实的脚步。

一次巡线下山，一级上士孙立强本想“抄近路”滑下山坡，却被陡峭的地形阻拦，进退不得。直到双手实在扒不住山石，他不得不从3米高的山坡上一跃而下，双腿麻了许多天都没缓过来。那次碰上雨季，一道原本只有七八厘

米深的山泉直接涨至齐腰，为了完成巡线，二级上士文彦宸和战友不得不蹭过冰冷刺骨的泉水前往对岸。他们一个拉着一个小心地向前移动，脚下不住地打滑。

即使已经沿着这条巡线路走过无数次，哨所官兵依然会遇见种种突发状况，在不经意间干扰着他们的步调。

狂风、大雪、洪水、落石……自然的造物规律从不理会人类的足迹如何延

伸，给漫漫长路设下阻碍。官兵们只有一个选择：不管遇到多少难关考验，必须维护好这条通信线路。或许要翻过崎岖的山峰，或许要蹬过冰冷的水流，他们的脚步从未止息，他们的选择从未动摇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哨所官兵在高海拔、高寒、缺氧的艰苦环境中循环往复不懈跋涉，循着使命的方向坚定前行。穿梭在沉寂千万年的山脉与冰川之

间，巡线兵的脚步像是雪山间的一道划痕，片刻就会被风雪抹去。但官兵们知道，那些脚印早已镌刻进他们的军旅之路，融汇于平凡坚守的青春岁月：“我们的路在脚下，更在心中。”

记者手记

巡线在雪山之间

■本报记者 杨悦

特稿

冬日，高原寒意正浓，枯水期的纳帕海化作荒芜，沉寂的金沙江泛出碧蓝。

在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五连德钦哨所，官兵的职责就是守在这个重要的通信节点，维护好“信息高速公路”。

年复一年行走在雪山之上，哨所官兵见过许多壮美绚丽的风景，也无数次体会过这片土地的危险与“狰狞”——这里有光华辉映的日照金山，也有冰寒刺骨的凛冽风雪。

哨长梁正恒来到哨所已有5年多，他沿着光缆线路跋涉的距离超过1000公里。他在这里度过数不清的难忘瞬间，也在时间与风雪的砥砺中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。

这条巡线之路，镌刻了每一名哨所官兵闪光的青春轨迹。

这些编号，时刻提醒着他们身在何处、该往哪个方向前行

高原的路，总是弯弯曲曲。若从卫星地图上俯瞰，那些线条宛若纠结缠绕的丝带，散落在雪山的褶皱处。一座座山峦像是“复制粘贴”般，不管转过多少个弯，眼前的景象却如出一辙：天地间只有看不到边际的山和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路。

“走的次数多了，就记住了。”驾车驶过又一个相似的弯道时，哨长梁正恒对着有些晕头转向的记者说。

对德钦哨所的巡线兵来说，路的概念是不同的——一根根电线杆在高空架起缆线，跨过起伏的雪山，越过湍急的澜沧江流；一座座小腿高的白色标石，连缀起掩藏在泥土下的直埋线路，蜿蜒向前。正是这些以数字为编号的电线杆与标石，串起了一幅专属于巡线兵的导航图。

“哨所负责维护的通信线路共上百公里，包含了数千个编号，以及很多特殊标石。”在梁正恒和战友心中，这些编号，时刻提醒着他们身在何处、该往哪个方向前行。而每个巡线兵来到这第一课，就是要记住线路上的编号。

二级上士卢卓还记得，刚开始巡线时，班长总会时不时地抽查他：“刚刚那块标石是多少号？”

“没记住……”尽管如今已经对各个编号点位非常熟悉，卢卓依然记得当初回答不上班长问题的窘迫。因此每次线路检修时，他都会在心中默念那个数字，在线路轨迹、山脉走向与数字编号间建立记忆联想。

二级上士文彦宸到哨所的第一年，连长要求他们把光缆沿线所有标石逐一登记，将每一处编号、转弯和接头都列成清单。于是，他和战友李康智踏上了那段不熟悉的山路。

时值春夏之交，枝叶繁茂的灌木将光缆标石遮挡得更加不显眼。文彦宸和战友转着转着，就在山间迷了路。原本3个半小时的路程，他们走了将近5个小时还没走完。高原午后，烈日灼烤，随身携带的水早已喝光。下山的路走到半山腰，文彦宸仿佛能感到身体里的水分在一丝丝蒸发。精疲力竭躺倒在山坡时，他们终于听到潺潺流水声。

后来，文彦宸和李康智相互搀扶着，沿着那条小溪走下山。文彦宸第一次直观而清晰地意识到，要想完成好巡线任务，他必须把每一处标石的坐标刻在脑海。

来到哨所6年多，卢卓已经对线路上的那些编号熟稔于心。他就像曾经的



雪山巡线。

吴树志摄

老班长一样，用同样的方式提醒着年轻的巡线兵，要把这条线路的一点一滴都记下来。

“我现在对这里，比老家更熟悉。”当兵3年第一次休假返乡时，看着家乡焕然一新的面貌，卢卓走到哪里都是一头雾水。“不像在哨所，车走到哪里、前面有多远、哪处有条小路，像开导航一样一清二楚。”

卢卓知道，这里已经变成比家乡更“深度连接”的地方。

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要坚定地走下去，这是他们的使命

这是冬天的第一场大雪。

山风呼啸，雪粒飞卷。弥漫的白雾遮住了雪山连绵的峰峦。启程巡线的路上，越野车轮小心碾过冰雪交融的路面，却还是被一场弯道打滑造成的拥堵拦去路，不得不停下来等待通行。哨所官兵都知道，“与天斗”是常态。青藏高原向南延伸，与千沟万壑的横断山脉相互交织，塑造出独特的地形与气候——4700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相互连缀，毒辣的阳光、稀薄的氧气、狂乱的风雪，为官兵们构筑了一道道难关。

一级上士孙立强记得，为了改造线路架设方式，他们顶着盛夏烈日挖沟，肩膀被高原的紫外线晒脱了皮，扛着缆线时钻心地疼；二级上士卢卓记

得，为了完成光缆沿线的采点定位，他们在积雪达到膝盖的雪山艰难跋涉，裤腿和鞋袜被刺骨的冰雪侵入，腿脚几乎失去知觉……

雪山之巅，峡谷之底，湍流之上。巡线兵的脚步跟随线路的轨迹，抵达一处处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地，越过一道道自然之力筑就的难关险隘。

一次线路抢修，哨长梁正恒自告奋勇地攀上电线杆，沿着高悬在空中的钢绞线向前滑行，完成挂缆作业。沁凉的细雨，打湿了迷彩服的衣襟。山风乍起，呼啸着拍向梁正恒悬在半空的身躯。他用两只手臂撑起全身的重量，一米一米地往前挪。

脚下，货车风驰电掣驶过公路，留下一阵阵让人心悸的轰鸣；澜沧江怒吼着奔腾而下，卷起一重重泛着沙土色泽的波涛。梁正恒心里越来越发慌，双手也开始无力，总共七八根杆的长度，他挂到第3根就感觉有些气短。

“既然上了杆，就必须要把挂完。”梁正恒咬着牙继续前进。终于，完成作业那一刻，他如释重负，全身瘫软。

循环往复的巡线路上，哨所官兵每天守望着亘古不变的雪山，一次次与自然搏斗。

文彦宸忘不了第一次直面山体滑坡的震撼：山壁陡峭，数块重型卡车般大小的巨石横亘在道路前方，阻断了公路，也砸断了缆线。他和战友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修。

近处垂直的山体压迫性地占据着视野，山坡上不时传来石子滑落的细碎声响。

正当大家加紧施工时，文彦宸耳边

突然传来一声高喝：“躲开！”他来不及细想发生了什么，就被骤然推倒。文彦宸跌坐在土石之间抬头望去，只见老兵朱建飞倒在自己身旁，右手鲜血直流。

原来，刚刚有一颗半个拳头大的石块径直砸落，眼看就要砸在文彦宸头顶，朱建飞来不及多作反应，只能一把将他推倒在一旁。如今回想起那一幕，文彦宸还能忆起当时的惊心与感动。

那天，为了尽快完成线路抢修，驾驶员先将朱建飞送回县城处理伤口，文彦宸和其他战友不得不暂时放下担心，留在原地继续施工。

“碰到灾害天气还要去前方维护，不怕危险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怕。但是更怕线路不通。”文彦宸回答。

四季寒暑，雨雪风霜，巡线兵们一次次越过艰难险阻。守望着荒凉与孤寂，他们始终记着自己坚守的初心——

守护国防光缆是一种责任，更是一种光荣。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要坚定地走下去，这是他们的使命。

巡线的脚印勾勒出岁月年轮，刻进了每一名哨所官兵的生命

在这片以香格里拉之名著称于世的高原雪山间穿行，官兵们将不同的风景收藏在心中。

春日，山色漾起绿意，一丛丛草木给旷野山林染上青黛；夏日，浓淡相宜的紫

色矮杜鹃在草甸上蔓延开来，铺就一幅花团锦簇的长卷；秋日，层林尽染，赤红的狼毒花与灿金的桦树林相互映衬，为素净的雪山增添绚丽色彩；冬日，霜雪将旷野冻结，银白的世界圣洁而干净……

四季更迭的风景仿佛一张张明信片，为哨所官兵铭刻下军旅岁月中一段段收获满满的历程。

每次运气好碰上日照金山时，一级上士孙立强都忍不住驻足凝望片刻。他在哨所待了10多年，依然没有看够这里的风景。他喜欢这里的雪，那幅漫天皆白的图景，总能让他回想起山东老家的冬日；他也爱这里的山，壮阔雄奇，给人以独一无二的震撼。

巡线的路虽苦，但孙立强总能找到特别的意趣——

一次夏日登山，他气喘吁吁地攀到山顶，终于能坐下拿出干粮歇一歇脚。山林葱郁，炊烟袅袅，孙立强注视着这一幕，仿佛看见了“世外桃源”的模样。一次冬日巡线，他和战友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，突然遇到窜出来的野兔野鸡，忍不住追上前看一看，却不小心栽到齐腰深的雪坑里……

孙立强的时间越久，孙立强越能体会到这片土地独有的生命力。院子里那棵雪松是他刚来时种下的，曾经纤细得一手就能握住，“以前剪枝时，还总嫌弃它长得太快”。如今，小树苗已经攀到两层楼高，几只小鸟在树上筑起了窝，清晨总会在孙立强的窗前跳跃着歌唱。

纳帕海的草原，梅里雪山的金顶，碧蓝色的澜沧江流，老家乡中盛开的火焰藤……哨所官兵行走在让人沉醉的大好河山，自己也成为这幅风景长卷中的一

部分。

时光荏苒，巡线的脚印勾勒出岁月年轮，刻进了每一名哨所官兵的生命。

老兵李康智退伍那年，文彦宸陪着这位同年战友踏上了最后一次巡线的路途。李康智一边唠唠叨叨地述说着巡线的辛苦，一边跟文彦宸回忆起那些曾经发生在这条路上的故事：“我们在那里迷过路，转了四五个小时才走出来”“新兵时不知道在这踩过多少跤，有一次腿骨折，养了很久才好”“你还记不得那次遇到熊，我们从这片竹林一路跑下山”……

一边走，一边听，文彦宸突然发现，李康智的声音愈发沙哑。文彦宸转头望向战友的双眼，发现李康智的泪水早已滑落。他鼻子一酸，眼泪也忍不住溢出眼眶——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，这条线路见证了那么多无怨无悔的青春，早已跟他们的生命旅程交织缠绕，再也无法分割。

巡线兵的目光，随着绮丽的梦想，飞向更辽阔的远方

近几年来，德钦哨所负责维护的线路有一部分改为车巡。公路边上，一块块不起眼的白色标石，连缀起枯燥而重复的线路景观。为了在漫漫车程中时刻打起精神，官兵们往往会选择用唱歌或聊天的方式打消疲倦。

在巡线车上，大家听哨长梁正恒分享过海南岛上的蜜月旅行，听他描述那片碧波白沙；也听老兵朱建飞讲述过首都北京的红墙碧瓦，想象着阅兵方队走过的长安街与天安门……

脚下的路虽然只在高原一隅，心中却怀揣万水千山。当巡线车如一叶扁舟穿行在高原的峰峦之间，巡线兵的目光早已随着绮丽的梦想，飞向更辽阔的远方。

“等到将来退伍了，我也想去一次北京，站在天安门前感受一下。”尽管身在数千公里外的边远高山，孙立强仍然能感到自己跟祖国的心脏紧密相连。

哨长梁正恒始终记得，最初接触通信专业时老兵的教导——通信兵是保障部队作战的耳目与神经，保畅通就是保打赢。为了掌握专业操作，他反复练习攀爬近10米高的电线杆，在缆线上一次次练习维护修理的技巧，以新兵身份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赢得第一名。

真正走上外线岗位后，梁正恒愈发理解自己的使命之重：“哨所的位置就像是通信网络上的神经元。只有神经元保持畅通，身体躯干才能运转自如。”

“在那条不起眼的光缆线路中，每一秒都会有大量数据信息传输通过，每一次信号传递都重若千钧。”梁正恒与哨所官兵都知道，守在这个岗位上，线路就是他们的战场，容不得半点含糊。

一次重要任务保障，文彦宸和战友每天清晨出发，深夜返回，一人负责一段线路的巡查维护。任务的日历一天天翻过，他在线路旁循环往复地行走，却感到热血沸腾。“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战斗。”文彦宸说。

雪山荒凉，天地苍茫，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在视野中渐渐远去。有形的线路，建构起无形的信息通路。随着巡线兵的足迹延伸，他们脚下的“数字江河”悄然汇入“国防信息大动脉”，连接起天南海北的座座军营。

（采访中得到张少波、王立家、杨星、孙文涛大力协助，特此致谢）

